

# 從物理系到社會科學之路

## 專訪林秀幸老師

林宏聰 採訪撰文

### 追求與生命的對話

**林**秀幸老師大學時代唸的是物理。

「科學有它抽象的美，」她說，「我喜歡用簡潔的模型來看世界，去追求東西的 essential！」於是大學聯考她毫不猶豫的選擇物理系。

可是，大學四年卻讓她的想法開始轉向。她認為學校依然沿用高中那一套教學方法，只給學生一些缺乏想像力的操作模式，完全無法讓她激起對該學科的熱情。於是畢業之後，她決定轉而踏入社會科學的領域，前往法國第五大學社會學系繼續深造。

林秀幸說，會選擇法國一方面是因為留法花的錢比較少，另一方面則是「聽人家說那邊的葡萄園很漂亮，」所以她僅僅學了一個月的法語，就飛往法國。

脫離了自然科學的範疇之後，林秀幸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，找到另一種詮釋這個世界的方式，她認為社會學用「象徵」來處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與圖像，也對生命的歷程做出某種回答。她強調：「如果這個學術對你的生命有一種回答，那麼這才值得你花時間去浸潤嘛！」這一趟留學之旅讓她順利獲得碩士、博士學位，也找到對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的熱情。

她回憶，在自己家鄉的時候，與家人、朋友、同學的關係似乎是與生俱來的，很容易就認為那是理所當然，但是當她到了國外，一切重新開始，人生地不熟的她明顯感覺到「結群」的重要性，也才發現原來人與人的關係都是社會建構的，於是她開始對人的結群產生興趣。正好，當時是台灣剛剛解嚴沒多久，舊有的政治枷鎖被拿掉之後，整個台灣社會正在重新建構。於是她的博士論文就以台灣一個小村落為對象，探討當地人如何透過社區運動，重新建構他們想像中的社會關係。

# 交大客家學院

在法國那幾年，林秀幸對語言的特性有了很深刻的體認。她說，她的指導老師很喜歡用「美學」、「倫理」、「氛圍」和「理



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

性之前  
的混亂」這些詞彙，有一天她坐在巴士上，突然看到路邊一個小店鋪的招牌寫著：「美學工作坊」，她猜想那應該是一間賣化妝品的店—在那裡，「美學」的意思絕不同於學術圈的用法。於是她突然發現，原來在同一個文化傳統裡，同樣的一個詞彙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意義也不盡相同，「歧異性」無所不在。

## 開始接觸客家研究

畢業後，林秀幸決定回台灣，到中研院民族所進行博士後研究，博士後的第一個田野在一個福佬人的海港小鎮的傳統宗教生活。林秀幸是出生於苗栗大湖的客家人，對她而言，踏進當地福佬人的生活世界是非常新鮮的體驗。她就像一張白紙，帶著對異文化的焦慮去看福佬人，卻因此看到該文化中的一些特質，而這就是人類學方法的特殊之處。

她舉例說，當時去觀看他們的宗教生活，很容易就撞見乩童起乩的場景，讓她非常震撼，想說怎麼有人會這個樣子。沒見過乩童的她很快就發現整個起乩的活動裡，不只是乩童一個人的表現，還包括了桌頭、武腳等其它義務的神職人員甚至是一般信眾，都是整個起乩活動中共同的演出者。接著她又回過頭在自己熟悉的客家文化裡，尋找是否有類似的一種集體社會表現。她說：「其實是有的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展現，你不知不覺而已，而這些也是兩個文化的共同性與相異性，社會文化表現中的一種『必要性』。」

接著在中研院一位好心的研究前輩接納她加入團隊，這位老闆是研究客家文化的，於是她以新竹為研究的場域，從此與客家研究結緣。

她說，即使同樣是客家文化，但是不同地區卻會發展出不同的樣貌。她舉例說，同樣是賽閣雞，在她的家鄉，人們總是把閣雞煮熟了才拿去秤，但是在新竹，卻是先秤整隻活蹦亂跳的雞，然後煮熟並裝扮地漂漂亮亮地再予敬神。她認為這種差異性是文化最迷人的地方，「你的位置站在哪裡？你如何看待它？」

## 不「教」，只是「引導」

結束在中研院的日子之後，林秀幸到了一所私立學校教書。雖然在私立學校，學術研究不是擺在第一位，但師生關係卻非常好。她記得當時有個學生送她兩瓶冰的葡萄酒，用一個布套子套起來，她把葡萄酒喝完之後，就一直把布套子留在身邊。她說，那是一種紀念，也提醒她對「人」的價值的重視。

之後她到暨南大學的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書，對教育有了更深刻的體認。她開玩笑地說，因為暨南大學位置偏僻，學生沒有百貨公司可以逛，「所以老師跟學生的交流不限於片面的教學上，而是比較生活層面的交往。」這也使她後來非常不喜歡「教育」一詞，她認為「教」好像是一種上對下的權威關係，她說：「教一個人是假的，促使他想像還比較實際一點。」

這樣的想法一直延續到她來交大客家學院，她始終希望作為學生的一個引導者。林秀幸表示，即使上學期開過同樣的課程，但每次的教學內容都不會一樣，她說研究者不時都會有新的體認，她非常願意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。林秀幸把課堂看做一種社群，不「教」學生，只是「引導討論」。

## 全球化與客家研究

林秀幸說，現在有些人認為客家研究是一個政治的動作，是政府的一個政治承諾，並且質疑客家學院成立的必要性。對此，她有她的看法。

她認為，所謂的客家學院、原住民學院，甚至是客家電視台、原住民電視台，都在強調小社群、多元性、文化歧異性的重要，是反一元化的。她說，戒嚴時期是政治主導的一元化，未來則會出現效率價值主導的一元化，也就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，強調快速、便捷、理性與控制。

「全球化的東西就是 60 分嘛！」林秀幸說，人們也知道麥當勞的東西不會很好吃，但是為了方便，還是會選擇 60 分的食物，畢竟這些東西有一種全球統一的保障，也不會太難吃。不過，她會問：「我們真的要選擇這種統一規格 60 分的生活嗎？」

她覺得，對比於麥當勞的規格化，任何地方都有它獨特的傳統，像台南碗粿、新竹貢丸、金山鴨肉…等等，都是當地小社群所孕育出來的口味，我們不是吃它，而是浸潤在它獨特的文化氛圍；台灣的客家文化、原住民文化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林秀幸認為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種規格、一種選擇，那麼這些在地的文化獨特性就會失去了存在的機會。

林秀幸強調有些事情我們要跟全世界接軌，但有些部分是我們所專有的，就必須珍視它，才能與其他的主體區隔開來。社會大眾應該用這樣的視野來看待客家研究，而不是一味的泛政治化。她說：「客家研究就是秉持著珍視與創造在地文化獨特性的想法，希望作為將來與全球化做一種對話的基地！」

### 林秀幸教授小檔案

學歷：法國巴黎第五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博士

經歷：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

現職：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社系助理教授

專長領域：客家社會與文化、台灣客家社會的區域研究、社群學、社會組織與文化、宗教文化、區域文化、族群與文化、非營利組織研究、社群與知識建構